

百年枣林

史振亚

1

对于家乡的灵武长枣，我是有感情、有情缘的，也是时常关注、时常盯着的。

灵武长枣是有年头、有根脉、有风范、有精神的。据我的浅显了解，有史以来的文字记载中，灵武长枣的栽培史最早应该追溯于先秦时期。若按《诗经》有关桑枣诗词的记载计算，灵武长枣迄今应该有2500多年的历史；若按司马迁《史记·蒙恬列传》修筑长城、秦渠的时间计算，灵武长枣的栽培史也应该有2200多年了；若按史念海《河山集》有关西北边疆农业开发历史研究测算，灵武长枣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应该有了栽培的痕迹。年份的长短需要史料验证。比较可惜的是，这些史料中有关枣的明确描述显得比较稀疏，再加上没有太多的时间精力去整理、去挖掘、去探索、去研究，有关灵武长枣栽培史的年份长短只能凭民间传说或粗识印象继续湮没于历史烟云了。但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源于黄河青铜峡，流经吴忠、灵武境内的秦渠确实是秦将蒙恬当年负责组织开发的一条引水灌溉之渠，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沿线的农业生产、人畜饮水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水资源保障。

写作是读后的表达。唯有写，才有思考，才有反刍。人是需要表达的，口说是一时的，书写是一辈子的，并且是负责任的。对文字负责，就是对自己负责。上大学至今的三十年，我一直对中国汉字抱有特殊的崇敬、特殊的敏感，一直把自己视作文字农民，天天像农民种地一样一个字一个字地用手写。手写的好处是思维清晰、一气呵成、不易中断，也有利于克服手机依赖症，让心灵清静放空。我写的二十四节气主题随笔系列就是手写版的再加工再创作结果。当然，作品得对得起人，得有阅读共鸣，单纯地玩文字，不发挥精神指引、价值引领作用，就失去写作的意义。

游历是写作的源泉。不经历、无阅历，写作显得空洞虚白，需要躬身实践、融入人民、置身天地万物，才能胸意饱满，天宽地阔。当今世界发展变化快，必须跟上时代步伐，广泛游历接触，才能融入时代、发现时代、创造时代。近些年围绕生态文明、乡村振兴，遍访山川各地寻找乡土根脉，有惊奇、有收获、有裨益，激发起写好宁夏文章、讲好中国故事的热情与信心。

读书写作游历是苦力活，需要下大力气才有所获。只要坚持形成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就有意想不到的惊喜等着你。

而恰恰在秦渠流经过的灵武东塔、临河等鄂尔多斯台地与毛乌素沙地交接地带的沿山一侧，至今生长着年份不等的一大批上百年枣、梨、桑、杏、李等古树，俨然是一支“树林兵团”。根据前些年灵武林业部门的粗略统计，在灵武城区东郊的东塔镇、灵武园艺场，现存百年古树2.6万棵，涉及土地上万亩。这在宁夏这样的干旱半干旱地区十分罕见，在中国广袤的北方大地也是极为难得。多年前，我对几个朋友说，灵武城区的这片万亩百年枣林不仅是当地人的宝贝，是故乡灵武的财富，也是中国北方农耕文明的一笔宝贵自然遗产。如果采取有效措施保护下来，应该是大有文章可做的，也是能够创造绿色价值的。也由此，我在多年前应兄长志强先生的邀请参与了一下灵武世界枣博园的前期保护开发利用论证、长枣栽培历史文化资料整理等工作，并参与编写了灵武世界枣博园的游园解说词，试图以微薄的文化之力来保存保护这片难得的古树群，努力为家乡留下一块净土、一个根脉。对于灵武世界枣博园，我和众多的灵武人对当时的决策者、建设者是钦佩的、敬重的。他们和众多土生土长的灵武人一样，对家乡有感情，对树木有敬畏，对自然有尊重，更对灵武的长远发展有战略目光。至今，世界枣博园不仅是灵武古城的一张自然名片、文化名片，更是走南闯北的灵武人引以为豪的一个精神标志、灵魂钥匙。

这是家乡的自豪，也是和我一样的千千万万个灵武人的自豪！

2

我在很小的时候听爷爷说，灵武东塔的枣子很好吃、很有名。后来，到生活在东塔下的二姑母家玩耍，听村里的老人说，在他们子子孙孙的代际传承里，长枣树是当家树、传家树，更是生命树、精神树。数百上千年间，生活在东塔周围的农户家家户户都在房前院后、田间地头栽种长枣树，间或夹种一些梨、杏、李、柿、桑、苹果等果树，以树之果实补贴家用。这两年和国军、金华、刘杰等人经常转园子，每转一次都有意外的收获。特别在一些被树包围的方方正正的空地前，还能看到曾经居住过的某一户人家的房子地基，让人倏忽之间回到一个花果飘香、悠然自得的小院，回到一个烟火袅袅、欢声笑语的过往年代。

自小生活在果园里的武金华对枣林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比较熟悉，一见空地，就说这片是张家的，那片是武家的；这片是汤家的，那片是施家的；这片

是王家的，那片是牛家的……反正，已经搬空了的枣林里，曾经住过赵钱孙李等等的百家姓人家，自然也流淌着百家姓的生活气息。尽管现在人去房倒园子在，但要提起树，家家户户上了年纪的老辈人还是认得的，也是熟悉的。有时在园子里碰上几个老人，就问这些树是谁的？其中就有人如数家珍地说起一棵树、一个院子的故事。老人们讲的故事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也是刻在他们记忆中的。比如汤家巷道，就是当年的汤姓大户人家出资修建的。他们不仅在枣林间建起错落有致的村庄，还弯弯曲绕地依林沿渠修起了村路，还请人依据林田间的坡度挑出了一条排水沟，以排碱降盐。这条叫做汤家巷道沟的排水沟至今依然起着作用，仍然是这片枣林的生命线。

听听这些故事，很自然地忆起过去在塔下度过的日子。少年时，我常常去二姑母家所在的灵武东塔果园过暑假，顺便帮着干一些农活。与川里种庄稼不大一样的是，二姑母家的田地是果园，里面不仅种着小麦、水稻、玉米、高粱之类的谷物，萝卜、芹菜、韭菜、红葱、辣椒、茄子、西红柿之类的蔬菜，还有好多高大茂密、遮天蔽日的枣树、梨树、苹果树……从每年七八月开始，果园的各样果子陆续成熟了，杏子、李子、长把梨、大果子、苹果、长红枣……一直到深秋时节的霜降，果园的劳作才算告一段落。那时，上树攀枝摘果子，别提有多高兴了。虽然摘得不多，但每次和建生、建成表哥到园子里转一圈、走一走、爬一回树、摘一些果子，再下渠沟里摸一回鱼，再在树底下吃回瓜、睡一觉，便觉得无比的舒坦欢快、酣畅淋漓，总觉得果园里有股特殊的气息吸引着人、安静着人，也仿佛草木之间焕发出的某种力量激发着人、安顿着人。

塔下的果园，其实是村庄和田地的交接地，有树有田、有房有人、有渠有路、有墙有棚……不熟悉的人走进去，还以为进了迷宫呢！那时的各家各户门前院后都种有不同品种的果树，也辟有亩数不一的小块田块，有的是巴掌大的几分地，有的是成条成档的小麦地，有的是连片成畦的水稻田……但不管田块大小，田埂水渠旁边全是树，一到开春，满园芬芳、百花齐放，不是桃源胜似桃源，不是驿路梨花胜似驿路梨花……

因为树的芬芳，因为果园的荫庇，塔下的人们最爱树、最惜树、最护树，也最反对砍树伐树。金华说，他们最见不得人砍树。谁若在园子里偷砍一棵树，本村本乡的人一见就制止、就呵斥、就相争。他们眼里，与谁过不去，别与树过不去。与树过不去的，不是小心眼，就是缺心眼。在他们，种树、爱树、护树、传树是祖上传下来的一个风俗，也是家家户户最基本的生活方式。有树在，端着碗吃饭也香；有树在，走到哪里底气都是。

3

一棵树能够成为一个村、一个乡、一座城、一个县的生命树、精神树，足以见到当地人对自然的尊重、对土地的尊重、对生活的尊重，以及对根脉的尊重。这让我想起云南红河哈尼梯田以及哈尼人的宗法地精神。哈尼人视树为神，祖祖辈辈不砍树、不伐林，每年祭祀时节都要到高山之巅的千年神树面前做祈祷，以求生产丰收、宗族平安。他们虽然居住在交通堵塞、信息闭塞的大山深处，但却以平常的自然之法获取自然之资，以平淡的自然之心求取生存之道。他们借助高山森林积蓄的水源和自然径流，依坡顺势巧建梯田种水稻，让森林之水潺潺流淌在半山腰的层层梯田之间，形成山上森林、山中梯田、山下河流的自然应和图景。徜徉在哈尼梯田间，天地万物浑然天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有的地方有根脉，有树的地方更有根脉。不信，就到灵武东塔百年枣林看一看。

史记

史振亚

六点钟醒了，脑子清醒。

朝外看，天是黑的，黎明前的深蓝还没有冒出来。最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得天天找个事情做做才行。想着一天又开始了，便起了身、打开灯，继续看《史记》。

阅读竖排版的《史记》，得一句一句地读，一个释义一个释义地看，不然就一知半解甚至是曲解歪传了。

读书治学上，人的视角方法不同，所知所获也不同。对于古书，不同时期的人有不同的见解和看法，尤其对涉及到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像《史记》，西汉以来的裴骃、郑玄、皇甫谧、孔安国等治学大家给予了很多注解，可谓一人一个看法，一人一个风格，这也是历史著书立说的治学特点，若不然，就不会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了。

司马迁用526500万字书写的《史记》共涉及4000多人，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各个领域。

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市井百姓，笔墨之下的各色人等形象活泼、性格鲜明、故事奇异、特色突出。每读本纪、世家、列传中的一个个人物，便能看到2000多年前的司马迁先生是如何在青灯孤影下与竹简片牍之间的

人物们灵魂对话的，也能看到煌煌史书中的各色人等如何地纵横捭阖、明争暗斗、驰骋疆场、立功晋爵，又如何地行走江湖、悬壶济世、舍生取义、置产发家等等的。

《史记》里的历史人物是活的，多半有趣且有味儿，让人读一次就有一次的收获。4000多人的人物量，平均每个人的用字量也就是百十字，足见太史公惜墨如金的治学治史用墨功夫了。尤其是人物刻画、性格描绘、奇闻异事……寥寥数语二三事，就让人一目了然、窥见全豹，顿觉太史公的笔力神工之高之精之准之实，也更加理解《史记》所凝聚的独特史学思想、独特史家价值了。对字的虔诚、对人的评判、对史的尊重，太史公的《史记》令人汗颜、望尘莫及，只有仰慕的心，才有穿越的力。便静了下来，继续一遍一遍地从字里行间了解上古以来的历史人物们是

如何存着、立着、奋进着……

《史记》是我经常翻读的古书之一，每次通读都要费上好几个月的工夫。尽管耗时耗力耗神，但读来有益、乐此不疲。有时得空了，便抽出十卷本中的任何一本，找一些篇章再读读，很容易入境，也很容易穿越时空。

比如《黄帝本纪》里的夸父、夸父三人，都是神异得不得了的雄才大略者。他们不仅是令人仰慕的长寿者、执政者，更是令人追慕的勤奋者、探索者。司马迁笔下的夸父都是历经种种磨难、考验、挑战、历练之后，才成为公推公选的禅让接班人。太史公刻画舜的时候，从舜的近视眼爹、后妈、异父异母的兄弟象对待他的态度、行为等细节来呈现舜的孝和慈。比如后妈和兄弟不给他好脸，几次设计准备杀了他，但舜每次都有如神助般的化险为夷没死成。回家之后，舜就当没事人儿一样不怨不恨，还“顺事父及后母与弟，日以笃谨，非有解”。这让人感到舜的德行与胸怀就是比普通人大、比平常人超脱。收尾一看，嘿，舜是黄帝轩辕的第七代孙，也是黄帝家族的正宗血统！从头到脚细梳理，三皇五帝之后的华夏血统里，祖脉是黄帝，主脉是玄嚣和昌意，余下的都是黄帝二十五子繁衍生息的子子孙孙。今日百姓中的大多数都是黄帝14个赐姓儿子和11个未赐姓儿子的后代，另一部分是为黄帝所击败的神农氏的后代，两宗的后代加起来，便是今日中华民族的百家姓构成。

看到这里，寻根问祖找谁？找司马迁；了解山川地理找谁？找司马迁；追溯中华文明的历史渊源找谁？找司马迁；探寻天文星空秘密找谁？找司马迁；寻求发家致富的路子找谁？找司马迁……《史记》里的货太多了，司马迁的世界太广博了！用现在人们的话说：是大家啊！

历史是由人创造的，人也是由历史烘托的。在司马迁的《史记》里，4000多个人物的命运就是不同

时期的历史命运缩影，可谓个个有故事、个个有特点。拿苏秦张仪来说，这两个人就是战国时期“时势造英雄”的杰作。二人师从鬼谷子，能言善辩，巧舌如簧，纵横捭阖，用现代人的话说，就是两个要嘴皮子的人。司马迁为二人作传，笔墨甚多，既讲两个人的私下交情，也谈两个人驰骋列国纵横捭阖的游说过程。两人出身虽然卑微，但却凭三寸不烂之舌立世传名，让当时的各个国家不敢小瞧。列传中，苏秦张仪既能打连手，又能相互暗中帮助，既能为所在国运筹帷幄出主意，也能观形察势居中作决策，把战国时期的大小国家哄得团团转，真是上等的纵横高手。两人惺惺相惜、互尊互敬，也有一些令人捧腹大笑的奇闻轶事。比如张仪学成出道后，第一站就跑到楚国找机会去了。某天晚上在当时位高权重的楚相府与楚相聊了个天，顺便吃了顿饭、喝了顿酒。没过几天，张仪就被楚相府的人抓了去，原因是那天吃顿饭喝酒后，楚相府的一块名贵玉璧没了，相府家的门人栽赃是张仪偷了。这对张仪来说，是天大的冤枉，打死也不承认。但相府里的人不管，对张仪刑讯逼供，狠狠地打了张仪几百大棍，直打得张仪皮开肉绽、昏死过去。等被扔回家重新苏醒过来，他老婆讥讽他：

“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

意思是，你个大男人不务正业，如果不读书不搞游说，安安稳稳待在家里好好生活，哪里会招致这样的侮辱。

你猜张仪怎么回答？

张仪谓其妻曰“视吾舌尚在不？”

其妻笑曰“舌在也。”

仪曰“足矣。”

夫妻二人的四句对话简意赅，简明了，让人一下子看到张仪受辱之后“肉烂嘴不烂”的意志和面对现实达观、超脱、可爱的生活态度，也从“足矣”两个字中看到张仪日后为了心中梦想纵横游说的执着。司马迁专门为苏秦张仪列传，的确因为二人的嘴头子功夫了得，既当了国相，又成了君侯，还有了立万的名声，足见两人是当时有见地、有智谋、有本事的人。但太史公给他俩的最后评价很让人警醒：

“此两人而倾危之士也！”

看看，历史的眼睛不会掺沙子，太史公的笔墨不会写假话。

实际上，《史记》所载的各色人等均有长短不一、各具特色的奇闻轶事，多以成语、俗语、歇后语的方式流传至今，堪称文化瑰宝、语言宝库、故事大全。比如负荆请罪、暗渡陈仓、背水一战、围魏救赵、鸡鸣狗盗、朽木不可雕也……等等。作为中国人，不读一回《史记》，就了解不清秦汉以前的中华文明史，也自然体会不到中国汉字、中国成语的魅力。比如“鸡鸣狗盗”这个成语，是讲战国四君子之一的齐国孟尝君入秦被因为2个门客成功解救的故事。秦昭王听说孟尝君有贤良之才，想邀请他入秦为相。好多门客劝他不要去，但是孟尝君不听劝，硬是去了秦国，结果被秦廷的大臣三言两语一挑拨，孟尝君不但被秦昭王扣留了，还面临杀身之祸。紧急情势下，孟尝君带来的2个地位极低、平时不被人待见的伴身门客发挥了特殊作用，2个人分别用学狗叫、学鸡叫的方式，成功帮助主人躲开秦廷追杀，并叩开函谷关成功逃离。司马迁用简短的百十来个字、两三个故事形象地勾勒出孟尝君和“狗盗者”“鸡鸣者”合力摆脱困境的一波三折过程，让人读后酣畅淋漓、印象深刻。而这些恰恰是《史记》带给人的中国历史之美、中国文学之美、中国汉字之美、中国成语之美。所以，有能力的话，还是要看看《史记》。就算是古汉语文学的基础弱一些，多看几遍也还是能看懂的。至少，《史记》采用小说写史的笔法还是让人容易接受的。

天光大亮了，秋色更浓了。有句诗曰：西山红叶好，霜重色愈浓。晨读《史记》，也悟一句：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读《史记》，知中国。

末了笔会

海早



史振亚 宁夏灵武人，毕业于宁夏大学中文系，宁夏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散文随笔集《心灵界限》《大地图章》。